

西部人文学

春季卷 X I B U R E N W E N X U E

中共金昌市委宣传部 联合推荐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

陈玉福 主编

辽阔西部有精彩的中国故事

历史连接着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在违逆初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怕的一步。

历史是现实的伟大过去，对中国人过去的奋斗与拼搏，铭记并为之骄傲，才是最好的弘扬。西部的现在是过去最好的纪念，当代的精彩是由前辈的热血和辛劳换来的。



西部人文学



春季卷 X I B U R E N W E N X U E

陈玉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人文学.春季卷 / 陈玉福主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468-1603-6

I. ①西…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4165号

西部人文学·春季卷

陈玉福 主编

出版人: 马建东

封面题字: 连 辑

封面作品: 王晓银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助理编辑: 张 桐

装帧设计: 金国亮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112 8773235(发行部)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 20.875 插页 4 字数 350千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468-1603-6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编委会主任：白振海 陈飞龙
副主任：朱志伟 胡月平 郭子为
 沈丽萍 曹学英 赵平
编委会成员：阎晓辉 刘仁义 梁胜明
 丁光明 汪建华 张新才
 师克谦 王金寿 马晖
 李军 慕志龙 陈玉福
 蒋应红 党治鹏
主 编：陈玉福
副主 编：半闲 夸父 清浅
编 辑：朱海林 陈红 杨成梅
 青圆 陈多智 文兵元
美术顾问：王晓银
美术编辑：何永飞
法律顾问：玉琪山

序 言

西部文化的源头

作家陈玉福十年磨一剑，创作出了《西凉马超》，其原因首先是对中国镍都丝路花城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其次，写西凉马超，必须从金昌开始，因为金昌是马超的出生地。再次，马超又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作者由此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西部文化的源头在金昌，中国文化的源头又在西部。

过去镍都金昌的含义更偏向于偏远、荒凉，没有文化。而现在，镍都金昌乃至西部的含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镍都金昌乃至西部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崛起，更象征着机会。而西部除了黄土、高原、雪山、戈壁、沙漠、绿洲外，还有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比如《西凉马超》中的马超，就是镍都金昌土生土长的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中国西部开发开放的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交流、碰撞、冲突、融合，在这里体现得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就拿《西凉马超》来说吧，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历史变迁、民族融合、社会冲突、爱恨情仇等线索；二是突出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三是如果把这个故事写活了，镍都金昌乃至西部那辽远、神奇、雄浑、苍凉的背景就会全方位地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马超因为是罗马人后裔的原因，鬋发碧眼、体魄高大，身穿狮王甲、手握银枪、身怀绝技、马上翻飞、呼啸来去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马超阳刚、坚毅、果敢、正直、正义的英雄豪杰性格也别具一格。

由此作者想，如果把这些《三国演义》里没有的不同时期的西部英雄史诗，还有匡扶正义、为民除害、敢作敢当、敢恨敢爱的精神和镍都金昌乃至西部苍劲的山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种独特的西部文化景观。

由此可见，镍都金昌及其中国西部文化所表现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千百年来，“中国西部”先是中国的战略前沿，后是中国的战略腹地；中国西部发展的繁荣期比衰落期更长；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从中国西部开始；中国西部经历过更早期、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融合和多种文明的交流。同时，中国西部也比其他地区经历过更多的苦难，包括战争、饥饿和贫困等等。所有这些，让西部变得厚重，变得内敛，变得低调，变得淡定。这一切，在长篇小说《西凉马超》中，都做了尽可能的描述和展现。

由于历史内涵丰富，《西凉马超》中彰显的金昌乃至西部文化是多元的。所以，它是一种包容

开放的文化；由于马超历尽了艰辛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苦难，它展现的金昌乃至西部文化又是一种刚毅硬派的文化；由于金昌及其西部地理、生态、环境独特的辽远洪荒，其金昌乃至西部文化又是一种色彩苍茫的文化；由于西部在一轮轮的争斗中，不断地发展和崛起，故西部文化又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复兴文化。所有这些，都让金昌乃至西部变得坚强，变得沉稳，变得乐观，变得成熟。这就是历史造就的金昌乃至中国西部。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用文学和影视剧的手法表达出来，作者认为这就是“中国西部文化”。

目 录

名家名作 (主持人: 胡月平)

- 001/ 辽阔西部有精彩的中国故事 梁鸿鹰
004/ 新阳镇 (外一篇) 雷 达
017/ 《西部人》: 中国西部的脊梁 胡 平
020/ 江城别友 (外二十五首) 武立胜

西部小说 (主持人: 蒋世杰)

- 023/ 少年马超 陈玉福
092/ 只是一棵树 程 颢
123/ 一路向西 (节选) 杨华团
140/ 盛开的蔷薇 (节选) 翟 雄

西部诗苑 (主持人: 任立)

- 147/ 踏入秋天的花海 (外九首) 暮 歌
152/ 写给孩子的小诗 (外八首) 李太伯
155/ 一个人在火车上舔舐生活的伤口 (外五首)
..... 任 立
160/ 乒乓球礼赞 丁光明
162/ 骊轩古城 (外十三首) 包容冰
172/ 雪的爱情 (外五首) 郑玉芳
176/ 本草 (组诗) 李林山
179/ 黄河 (外五首) 陆 锋
184/ 告别冬天 (外九首) 黄文江
188/ 风, 适合传播 (外九首) 梅 燕
191/ 日光倾城 (外四首) 葱 青

西部诗词（主持人：杨成梅）

- 194/ 千秋岁·清明（外二十一首）…………… 杨成梅
198/ 诗词二十五首 …………… 白 明
203/ 夜合花（外九首）…………… 李 兵
205/ 游西山（外十四首）…………… 李保田
208/ 七绝·梦为外地作（外四首）…………… 王墨杰
209/ 诗词七首 …………… 焦士辉

西部影视文学（主持人：刘刚）

- 211/ 天降大任（节选）…………… 蒋世杰

西部散文（主持人：张艳玲）

- 228/ 回眸在历史的星空下（外一篇）…………… 唐兴爱
237/ 头汤面 …………… 丁光明
239/ 端午说屈子（外两篇）…………… 杨成梅
243/ 秋雨 …………… 毕会艳
245/ “千古绝对”今对出，火车司机作“二图”…………… 张云程
247/ 儿要留队 …………… 党雪兰
249/ 心中的大山（外一篇）…………… 杨成亮
252/ 以村庄的名义 …………… 李宗新
254/ 朋友（外两篇）…………… 刘君梅
258/ 湿地行（外两篇）…………… 鞠 勤

西部1号小作家作文选刊（主持人：唐兴爱）

- 262/ 读书的故事 …………… 冯登琦
264/ 国庆游记 …………… 吴爱浩
266/ 欢迎你到金昌来 …………… 孙逸轩
268/ 藜麦熟了红满天 …………… 薛方闻
270/ 美丽的北海子公园 …………… 魏语蝶
272/ 美丽的校园 …………… 王瑾尧
274/ 秋叶无声 …………… 杜牧白雪
276/ 晒出我萌宠 …………… 韩欣彤
277/ 网 …………… 周妙择
279/ 我的家乡——美丽家乡 …………… 王崇竣

第一现场（主持人：朱海玲）

281/ 电视剧《建军大业》（又名《热血军旗》）研讨会实录

..... 易凯等

西部文学评论之一

308/ 长篇小说《建军大业》学术研讨会贺词 白庚胜等

311/ 在长篇小说《建军大业》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张瑞民

314/ 在《建军大业》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邵 明

316/ 讲好中国故事 坚守使命担当 李燕青

318/ 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艺术范例 梁胜明

322/ 长篇小说《建军大业》研讨会上的评论 焦炳坤

325/ 在《建军大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马步升

辽阔西部有精彩的中国故事

■ 梁鸿鹰

作者简介:

梁鸿鹰,曾用名梁红鹰,笔名文羽。男,汉族,1962年6月生于内蒙古磴口县。1981年至1985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年至1987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任教。1987年至1990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获文学硕士。1990年至2012年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任副处长、处长、副巡视员。2012年2月至2014年9月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任副主任、主任。2014年9月开始任《文艺报》总编辑。为中国作协全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

出版文学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作家出版社,2009年)、《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向道与叩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

译作《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文化研究专著,合作,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历史文化专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致命的冒险》(英国长篇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等多部。

广袤、粗犷而辽远的西部,是中国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世代代的人们都创造着不朽的奇迹。随着时间的流失,岁月不但没有湮灭这些奇迹,而且还得到了作家艺术家们越来越多的传扬。在这项传扬西部人中国故事的事业中,就有甘肃作家陈玉福的一份努力和发出的热量,他长期写西部赞西部,为大西部的人们写心画像。我读过他不少小说、散文、讲座等作品。他的作品很有人缘,大家喜欢他作品的平易与真情实感,比方他199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七期的中篇小说《马莲花》,是当代文学中写女性的作品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小说通过女主人公马莲花用一双小脚穿过戈壁大漠,经历狼搭肩膀、杀狼饮血等惊险非凡场面,塑造了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作品中既有优美千里河西风情画卷的舒展,也有苍凉戈壁的威严,同时还有女主人幽怨的“花儿”给人的希望。作品记叙了一位伟大的母亲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从甘肃到新疆千里寻夫,历尽艰辛,终于夫妻双双返回故乡的传奇,充分表现了西部妇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所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精神。其核心的旋律则是对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伟大精神的讴

歌,为艰难困苦之中不改其志,凭着自己的毅力和执着创造伟大奇迹的西部女性,献上了一腔泣血衷曲,其回肠荡气的感染力,是用母亲真实遭际浇筑起来的,其艺术品格就是压倒一切的真实。

这种真实感同样成为他以后创作的一个重要追求。他会捕捉到历史的江河与现实的巨流里一些精彩浪涛与撼人心魄的声响,将之集中在笔下。他的作品中涌动着一种浩然之气,有不服输、不信邪、不甘落后的进取心,同时也充满了对生活、对亲人的感恩与虔敬之心。短篇小说集《西部狼》写当代生活,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素材,之所以叫了“西部狼”这个名字,就是取狼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之意。作者塑造的不少人物都是硬汉子,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有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精神,很引人关注。

陈玉福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善战胜恶、美战胜丑是不二法则。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的正义感,往往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完善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提醒和纠正。他的《1号会议室》《1号检察官》《1号专案组》《1号通缉令》等作品,选取当代生活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通过刻画那些与黑暗势力较量的人们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揭示人生的真理,告诫人们,世界的美好来之不易,人民的安宁向来以无数人的付出为代价,多部长篇小说“1号系列”,鞭挞了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揭示了他们私欲膨胀、贪欲熏心的危害,还有失去监督、制约的权力是怎样使人堕落犯罪以及恶行得逞的,同时热情歌颂党的各级领导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推进社会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而进行的严肃工作和斗争,塑造了反腐英雄的典型形象,以正气之歌和英雄之歌增强了人们对依法治国的信念,也弘扬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历史连接着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在违逆

初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怕的一步。历史是现实的伟大过去,对中国人过去的奋斗与拼搏,铭记并为之骄傲,才是最好的弘扬。西部的现在是过去最好的纪念,当代的精彩是由前辈的热血和辛劳换来的。对西部的建设史,陈玉福一直非常关注,之所以能够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西部精神作为持续的创作素材与主题,是因为他对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和西部大开发先驱者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甘肃金昌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崛起,有着巨大的热情。为了写好《西部人》这部作品,陈玉福曾深入中国镍都、西部花城金昌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采访和体验,因此他能够依史而著,塑造铁血男儿,演绎建设者真情,以感人至深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再现中国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精神。

《西部人》的开头,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领袖与士兵为着人民的江山而奋斗的硝烟中,在共和国于东方地平线上向人们招手的时候,在我西北野战军准备以三个主力兵团攻打兰州城的时候,领袖们其实已经铺展开了富于远见的、更加宏伟的蓝图。正如作品所写到的毛泽东主席当时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电话时所说的,“大西北穷啊!可大西北的地下资源很丰富。早一点把它开采出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也让地球那边的高鼻子先生们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包子,不但会打仗,还会搞现代化工业建设嘛。”正是怀着对祖国建设的英雄主义豪情,我国第一代西部人苏青林、陈子云、马云天、陈雅玲等毅然开赴甘肃省金川峡地区,组建我国第一个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

“这是一片荒凉之地。”苏青林望着茫茫戈壁滩自言自语着:“它原本不属于我,但是,党和人民派我来了。如果现在再叫我离开这里,我会有些不情愿的……这里是我们的英雄儿女们再次辉煌的地方!”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建设者

们风餐露宿、勇往直前,从探明矿产、铜水出炉、治理风沙、搬山引水、修建电站、建立农场等到基地初具规模,通过战友死于沙尘暴,被坑道毒气吞噬的感人至深的一系列故事,完成了国家赋予他们的壮丽使命,表现了西部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作品中浓郁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旋律贯穿始终,这对当代年轻一代无疑是生动的人生教材。

一部作品是否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是否能够赋予笔下的一切描写上的诗意。而诗意来自生活,“波涛汹涌的沙漠东方,红日从沙海尽头一下一下地跳了出来,露出了小半边脸,整个沙漠披上了绚烂的彩霞。篝火已经燃尽,沙漠上静悄悄地,一切都静止了似的,生怕惊动了正在喷薄而出的朝阳。”西部曾经人迹罕至的莽荒之地,居然有这样美好的景色,来自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作者同时也真诚地热爱着自己笔下那些顶天立地、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高尔基曾经说过,“热情地用散文来写人物,使得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变为诗”。《西部人》的成功在于写出了性格饱满的西部建设者,这些英雄没有

小凤山西山上七彩火球那样久久回荡的壮烈,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们自己心目中“可爱的红玫瑰”。小说在写那些建设者的时候,没有脸谱化、简单化,特别是在感情世界、感情生活的揭示方面,作品没有简单化,更没有套路化地硬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女主人公陈雅玲经过心如刀绞的痛苦,没有接受苏青林和王希维这两个老同学对她的爱。“爱神啊,你为什么含着泪离去?”《西部人》一反陈玉福作品喜剧结尾的常态,虽然没有给读者准备一个美好的“大结局”,但作品关注的是人性的丰富与复杂。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西部人》的结尾,把女主人公心中的爱情给毁灭了,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西部是充满希望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一定会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史诗。西部精神就是中国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希望陈玉福继续深耕题材,不断超越自己,以更多更好讴歌西部英雄主义的作品,奏响西部发展的激越交响。

新阳镇(外一篇)

■ 雷 达

作者简介:

雷达,原名雷达学,甘肃天水人。著名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摄影》、新华通讯社编辑,《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办公室主任,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八部,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全国报纸副刊银奖、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

新阳镇

或许,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天水、兰州两地无法分割。我的母亲祖上是临夏人,实为兰州人,父亲却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岁大点被父母带回兰州;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一直在兰州,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

在外人看来,天水 and 兰州不都在甘肃吗,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甘肃这块地方很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地貌错综,文化斑斓,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有人说像一只哑铃,有人说像一只马靴,有人说像一条飞龙,它广大到41万平方公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所以,天水与兰州两地,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无论就口音,习俗,历史,风气,艺术,性格倾向,精神气质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别。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

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我小时候它叫“沿河城”，却并不见城墙，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现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为何物了。南面壁立着凤凰山，似屏障，颇雄壮，也叫卦山，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我发现，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渭河。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向东流过甘肃东部，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流经无数岁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全长近 900 公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记得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细审之，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其发达绚烂程度，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

渭河从甘谷西端流进了新阳镇。它从胡家大湾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绕过四嘴山脚，拧了一道大弯，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呈肘弯型，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再往东去，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属三阳川境，是又一处名镇。我出生那年，“五四”运动健将，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发出过“智缘书契始，一画破鸿蒙”的赞叹。

与黄河的雄浑不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我小时，从冬到春的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详地散着步，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少年的我极爱它们，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都伸手可及了，它们却神态自若，并不惊飞。新阳川既分为西南与东北两片，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我们居住在北岸王家庄、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要买卖东西，或上天水县，就非得过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们就架起草桥，草桥柔软有弹性，独轮车滚过时，忽闪忽闪，发出轻轻的呻

吟。一到盛夏，渭河会变脸，露出凶相，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景象很是恐怖。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拴上铁环，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一次可坐四五人，来回拉动，像土造缆车，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粱，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无边无际，血色深浓，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看电影《红高粱》野合的那片高粱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粱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来酸涩，不好消化，据说因为产量高，乡人一直在种它，吃它。只有过年时，高粱才有点可亲，用高粱酿的“稠酒”很好喝，装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下方凿个嘴儿，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我一觉好玩，二觉好喝，喝起来没够，几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若说醉，也只醉在这稠酒上。

我至今惊讶于家乡灌溉系统的巧妙和复杂。它不用人力、畜力、电力，只充分借用水力。先是沿渭河边开出多条大渠，引入河滩，渠水宽阔，湍急，利用高低落差，每隔一段就现出一座磨坊，河水激溅得大小木轮飞旋，带动磨坊里各种石磨呼隆隆地转。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听水声喧嚣，看浪花狰狞。四岁时，热衷观赏水磨的我，终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不但必死，还得血肉横飞，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成为乡间一佳话。对牲口我也好奇得很，曾钻到骡子身底下，遭一蹄擦过额头，血流满面，后仅留一疤。雷家巷道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我，必会津津乐道这些。

我更忘不了老家纺织的风尚。几乎每家都有一台土织布机。人坐在高凳上，踩踏机子，一高一低的，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发出咔嗒-呱嗒-夸嗒的声音，响遍了巷道的上空，一直响到深夜，

甚至鸡叫天明。这是故乡特有的乐章。解放前布是缺货,洋布尤缺,农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新阳镇历来自产棉花,手工纺织业便兴盛,据说一副脚踏织布土机弄好了可养活五口之家。但要把带籽的棉花织成一匹匹布,得经过“取籽”,再将“生花”变成“熟花”,中间有八、九道工序,难极矣。我家墙头就挂着一张大弓,弹花用的。织布机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常想那深深的农家院里,织布的人是谁,什么模样?后来走亲戚才发现,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媳妇,见来客人了,她们会走下织机,腼腆地默立一侧,她们清澈、忧郁的眸子是我终生难忘的。那也许是渭河流域一种特有的古典的美吧。

在我看来,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这些平日的泥腿子、庄稼汉、扛长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耕读第”“诗书传家”“仁义孝悌”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彬彬有礼,表情肃穆,背着手儿,缓缓地鱼贯登上四嘴山的家庙,去敬香祈福。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有些人的发型很怪,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后半部却蓄满长发。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子遗?康有为、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这种发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达达”,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妈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尤重视书法字画;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墨宝”。我毛笔字不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正因文风之盛,小小的新阳镇,出了不少人物,例如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著名起义将领王治岐,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资深国画家郭克,还有近年颇为活

跃的著名宗教家,中国道教学会会长任法融——他是凤凰山席家寨子的,也可算新阳人吧。

登上四嘴山顶,新阳全境尽收眼底。渭水萦绕,山风呼啸,城墙透迤,枯草颤抖,天兰铁路风尘仆仆地穿山越岭而来,不由人遥想历史。人们首先得拜黑爷。黑爷是雷氏宗族的偶像,史载黑爷名叫雷王保,生于西晋陇西郡,后为东晋有名的廉臣,其后裔多落脚于秦州。另一条史述似更切近现代,言六百多年前,1379年即明洪武12年,王家庄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植被茂盛,鸟兽成群,秦州守将雷时清的次子雷彬携眷属到此,为最早的拓荒者,他又招来外甥王世清共同垦荒,此地遂起名雷王庄。我查了书,洪武12年正是颁布“大明律”的年头,朱元璋残酷的高压政治达于顶点,雷彬的“避世”无疑是明智的。再后来,修起了四嘴山城堡,并建雷氏宗祠,供奉黑爷。清康熙初城堡扩建为庆寿寺。今天它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寺观了。

我摸着垛口坚硬如铁的老城砖问,这“方孔”何用,乡人说是防土匪的,能向下发射土枪炮,当年抵挡过“白狼”。谁是白狼抑或白朗,我真不知。老人们说的最多的,是1935年8月9日,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在长征中渡过渭水,驻扎于我王家庄、赵家庄的事迹。据92岁的王纯业先生给我的信中说,那天正逢集日,在办庙会,唱秦腔;因先前墙上多刷“红军可怕”“共产共妻”之类标语,大军忽至,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但大军秩序井然,群众并未惊逃,戏照唱不误。大军在河边磨工们的帮助下安然渡过河。首长给每个磨工赠送了中药两丸,说是治感冒和肠胃病有奇效。晚饭部队入各农家,凡取用百姓瓜菜,面粉,油盐者,必放置铜元,银元,红白糖,茶叶等物补偿,超过了市值。那天红军独未进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岐的家。程子华与王治岐在黄埔军校同过宿舍,20世纪80年代两人在黄埔校友会见了面。王说,“当年何不进我家院子”,程说,“你家土坯房破破

烂烂,战士不愿进啊!”二人遂拊掌大笑。

1950年冬,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后又撤出。我当时虽只六岁,记忆清楚。团部设在阎家场,连部就设在我家。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用木桶装,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那晚军民联欢,院子里吊着汽灯,军队演一活报剧,剧情高潮时,“革命者”要用枪“打死”“叛徒”。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砰的一声,对方真的被打死了。当时一片混乱。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装了棺材,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那个开枪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定性为故意杀人。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

对新阳镇而言,最欢腾的日子莫过于1951至1953年修筑天兰铁路了。因“新阳火车站”定位在王家庄,筑路大军便驻扎在王家庄、赵家庄周围,全是帐篷与板房。一时,天南海北口音的铁路员工涌进小镇,约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庄也骚动起来了,整个村庄像过节般兴奋。小贩们的数量激增,而打扮入时的姑娘们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嬉笑追逐,深夜不散。当时,开凿安林山隧道是一场大仗、硬仗,牺牲过多人,终于成功了。“试通车”的那一刻是终生难忘的,男女老幼全跟随着火车跑啊跑,一个个跑得喘不上气,有人跑掉了鞋,直追到火车钻进隧洞。那时,“铁路上的”,是穿四个兜儿制服,别钢笔,戴手表,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令人艳羡。嫁给铁路工人,也成了农村姑娘改变命运的契机。依我看,天兰铁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业化的前奏曲,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情的胜利。甘谷女子,天水女子,成为铁路眷属者最多。

我的心就是这样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起伏着。像这样的趣事我还能想起不少。小时,在阎家

场的戏台下,因我说的是兰州话,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齐声有节奏地喊“兰州娃”“兰州娃”,视我为“怪物”,想接近又不敢,便互相推搡着想挤到我。可我很快学会了天水话,隔阂渐消。我的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我是必须要在寒暑假回来的。那是当年我婆(奶奶)规定的。因为我哥是哑巴,残废人,我成了雷家惟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我一份自留地,直到我大学毕业北上,才注销了。何能如此,我至今不解。不过,比起许多趣事来,最难忘的还是人。单从自然条件来看,或以为新阳镇很富庶,其实,这是错觉,这里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仅靠传统农业维持着,低收入,高消费,以至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和贫穷做斗争。

我们的家,就出了一位顶门立户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大嫂谢巧娣。大嫂娘家是最贫困山区蛔蛔嘴的,为了糊口,她嫁来我家,做了聋哑人的妻子。因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雷嗜学是聋哑人,只会老实耕田。大嫂先是做童养媳,经历雷家老人先后谢世,逐渐成为家庭掌门人。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为人刚强,泼辣,能吃苦,敢踢敢咬,不畏强势,护得住家里的那点财产,使一切觊觎者惧怕。

大嫂对我却爱护备至,她大我二十来岁,对我的感情近乎母爱。大嫂一心想把我这惟一的小叔子彻底“天水化”。我少年时候,她就想着给我包办婚姻,每到寒暑假,强拉我去“相亲”,我眼睛近视,根本没看清什么,敷衍而已。所以总是失败。嫂子似乎不明白,我是只能生活在兰州的,一切都属无用。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新阳镇,其时满目荒凉,炊烟断绝,时见浮肿者卧倒路边,饿死的人很多;大嫂也饿得面色发绿,脱形了,却不顾几个儿女的哭闹,给我烙了高粱面馍。我看见,为了一家人活命,大嫂在拼命织布,并在山下开荒。那时扒火车,跑陕西,或下武

山,用土布去换点粮票或粮食是一条重要的活命之路,但危险,东西常被没收,遭毒打,被轰下火车。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是:半夜,大嫂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缠土布,缠到最大限度,人呈庞大圆锥体,头都不能转侧,下蹲更难,然后用衣衫裹好,挪着身子去扒火车。我无法想象,当时是数九寒天,她纵然躲过检查,该到那里,该怎样卸下身上的布?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一次在陕西,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女人”。嫂子哭着说,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陕人却不放;其人与嫂子在土坑上“相持”了很久,实为一场搏斗,陕人竟不敌。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不顾恶狗追咬,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嫂子说,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

1966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我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77年又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可吃苦头了。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她经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半夜也不让回家。后来才有所松动。我回去过一次。让我看不懂的却是,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升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我甚至觉得她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

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我无私的爱是我一生难忘的。是的,她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我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会慢慢“凉”下来。我也许还会自

嘲:什么级别,什么头衔,什么专家,你不就是大西北来的一个傻小子吗?

1991年老家来信说,嫂子病重,是肺气肿;92年冬天,她走了。接到电报时已办完事了,我没能也无法回去。她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想不到我们之间就样阴阳两隔了。其时,她的孩子星散各地。她一走,雷家就完全衰落了。听说我家的老院变成了空院,蒿草长得比人还高,狐兔出没,正房塌了,门楼也快倒了。据说现在这样的空院在老家正复不少。我曾在梦中惊醒过,回想梦中的大嫂,她还是挽着老式发髻,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还是一张高颧骨的脸,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闪亮,抿着倔强的嘴角。

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回老家了。听说河滩地早不种高粱了,也不种小麦,而是清一色的改种杏子、苹果和葡萄,传统的农民早就转型为新式的果农了。其中“红跃杏”和“花牛苹果”是名牌,但仍然卖不上好价钱。我最喜欢的水磨坊早消失了,因为它赶不上电动磨面机先进,现代化的粮库也不需要它。至于老式的手动织布机,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它们的踪影了。渭河依然滔滔不息,却再也没有草桥,铁索土缆车,和老渡船了,钢筋水泥大桥把南北变为坦途。

新阳,新阳,我真的该回去了;可真的回去,我该住在哪里?

黄河远上

一

我六岁那年,1949年8月,亲历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著名的恶战与决战——兰州战役,其时我只是一个孩童,却始终没有远离火光硝烟的现场,亲见了尸横街头,血流如注,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与我经历相似者恐怕罕有。

有人或会问,你当时那么小,很多事何以能记得那么清?我要说,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记忆力,所有当时情景全是我的清晰记忆,毫不